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 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

（供批判用）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 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文章
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在注
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70,000 字

1976 年 5 月第 1 版 197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78 定价 1.10 元

(内部发行)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说 明

为了适应批判修正主义的需要，我们根据已收集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要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编选了这部丛书，按人或按专题分册出版，每册书都有编者加的前言、按语，并根据需要附有年表或其他参考资料。

材料的选择和编译，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本书收入伯恩施坦、考茨基、希法亭等十一个老修正主义分子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共三十四篇，其中考茨基的文章占较大的篇幅。编译本书的目的，是要为学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了解列宁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同老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提供一些反面教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一过程在经济方面的基本现象是，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垄断组织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垄断引起了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加剧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同时，用非垄断的方式即用所谓“自由占领”的方式扩大殖民地的时代也结束了，整个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各国瓜分完毕，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只能通过武力来进行，这就造成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到1914年8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

新的时代和新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规律，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工人群众，为即将到来的革命作好准备。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渗透到工人队伍中来。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如何对待战争和革命的问题上展开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中的右派，是第一个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析是他的修正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伯恩施坦竭力掩盖和粉饰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垄断制不是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加剧，而是使它们缓和了；垄断制的发展不是证明资本主义在走向崩溃，而是证明它还有很长的寿命，无产阶级应当根据这样的估计来修正自己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伯恩施坦把这一思想称为他的著作的“精髓”。伯恩施坦实质上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无产阶级应当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在第二国际右派中，还有一些人被列宁称为“坦白的、天真的社会帝国主义者”^①，德国的连施、大卫、库诺等就是这样的右派。他们露骨地、无耻地、笨拙地为帝国主义辩护。他们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他们说，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也是殖民地的发展所必需的，反对殖民制度就是“倒退”；他们甚至荒谬绝伦地鼓吹实行“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总之，这些右派分子实际上是说，“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都堕落成为赤裸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考茨基在第二国际中代表“中派”，是隐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考茨基表面上反对第二国际右派明目张胆地维护帝国主义的言论，曾经在这方面同库诺等人争论过。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事实上考茨基同他们是一丘之貉，考茨基反对他们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细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92页。

② 同上，第631页。

主义者调和起来”^①。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假仁假义的满嘴花言巧语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直率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连施和哈尼施更可恶得多”^②。

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特别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抛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最精密、最巧妙地用科学性伪装起来的机会主义理论。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只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他虚构了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认为到这一阶段金融资本将彼此达成协议，用“共同剥削”来代替“相互斗争”；到这一阶段，金融资本就会想到“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民主制”来实现自己的“扩张意图”。也就是说，到了“超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改变了，它的各种矛盾就缓和甚至消失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成为不必要的了。

考茨基在战争已经动摇帝国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上日程的时候，宣扬这样的谬论，妄图掩饰帝国主义的各种最深刻的矛盾，这完全是一个改良主义的骗局。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谬论时彻底揭露了考茨基的伪善面目。列宁指出，考茨基把基督教牧师的谎话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考茨基给被压迫者描绘在保存阶级统治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目的无非是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列宁还引用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气愤地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③。考茨基正是这样一个帝国主义的帮凶！

考茨基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一样，也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在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页。

② 同上，第646页注①。

③ 同上，第638页。

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都有代表，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中派”分子都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帝国主义的经济分割开来，鼓吹同垄断资本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垄断资本的经济基础，竭力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妄图引诱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离开革命道路。这一思潮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破坏性。因此，列宁在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时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

总之，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分子不管怎样打扮自己，都是帝国主义的辩护士，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①，他们“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②，他们对帝国主义时代的错误论断是他们的修正主义政策的出发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千方百计反对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国内战争，破坏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他们疯狂地反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同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合作，鼓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散布和平幻想，为维护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效劳。列宁深刻地揭示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指出修正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产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③。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作了深刻的科学分析，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列宁分析了垄断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总结了帝国主义的特点和规律，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即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5页。

③ 同上，第843页。

史地位。垄断产生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极端尖锐化，使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不可避免的。列宁又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①，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并且使帝国主义战线有可能在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从而造成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② 列宁的这一光辉结论，从十月革命开始，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实。

列宁逝世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近二十年来，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修统治集团背叛了列宁主义，使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他们不仅重复和发展了他们的修正主义前辈的谬论，而且由于他们篡夺了国家领导权，能够运用国家机器来全面地贯彻修正主义路线，能够依靠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实行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因此他们比老修正主义分子要危险得多，危害要大得多。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苏修叛徒集团却竭力歪曲我们时代的性质，说什么现在是“和平过渡的时代”，“多样化革命的时代”，“核时代”等等。这些谬论无非是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已经过时了。他们以为这样乔装打扮一番，就可以分裂和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到全世界，但是他们的阴谋已经日益被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革命人民识破了。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3页。

② 同上，第737页。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它必然要疯狂地向外扩张。苏修叛徒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旗号剥削东欧“经互会”各国。他们不遗余力地向第三世界兜售“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经济合作”等货色，企图把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剥削体系。他们还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制造借口。只要查一查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些谬论同老修正主义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叫嚣何其相似！老修正主义分子的梦想已经由苏修叛徒集团实现了。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①。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在全世界争霸。苏修和美帝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苏美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苏修疯狂扩充军备，侵略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成了当代最危险的新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却玩弄“缓和”骗局，胡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牢固的持久和平，世界变得“安宁”了，这实际上是步考茨基的后尘，妄图用苏修牌号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和“和平新纪元”的幻想来安慰群众。我们必须汲取历史教训，不断揭露苏修和美帝假和平、真备战的谎言，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我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相呼应的。“超级间谍”林彪就是一心想投靠苏修的叛徒、卖国贼。他也学着洋主子的腔调，胡说什么“这个时代”和“列宁时代不同”，妄图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他叛党卖国的阴谋制造反革命舆论，为苏美的世界霸权政治效劳。但是，林彪也和所有的老修正主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10页。

义分子一样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太长了，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必将砸烂自己身上的种种锁链，迎来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

1976年1月

目 录

伯恩施坦	1—53
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摘录)(1898年1月19日)	5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摘录)	12
(1899年1月)	12
社会主义和殖民地问题(摘录)(1900年9月)	33
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摘录)(1905年)	43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	
发言(1907年8月21日)	46
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摘录)(1909年4月4日)	48
考茨基	55—169
五一节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摘录)(1912年4月6日)	59
再论裁军(摘录)(1912年9月6日)	65
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	68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摘录)	
(1915年2月)	86
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摘录)(1915年4月23日、30日)	101
再论我们的幻想(摘录)(1915年5月21日、28日)	120
俾斯麦和帝国主义(摘录)(1915年12月17日)	126
帝国主义战争(摘录)(1917年2月16日)	131
唯物主义历史观(摘录)(1927年)	141
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摘录)(1928年)	155
社会主义者和战争(摘录)(1935年)	167

哈阿兹	171—174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 问题的报告(摘录)(1912年9月20日)	173
希法亭	175—229
金融资本(摘录)(1910年)	179
历史的必然性和必然的政策(摘录)(1915年5月1日)	212
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1927年5月)	220
鲍威尔	231—258
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摘录)(1907年5月)	234
外交政策方面的民族观点和国际观点(摘录) (1909年9月1日)	252
政治经济学导论(摘录)(1927—1928年)	256
麦·阿德勒	259—273
论世界大战的思想体系(摘录)(1915年3月1日)	261
什么是发展的必然性? (摘录)(1915年4月1日)	269
伦纳	275—302
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摘录)(1917年)	278
库诺	303—318
党破产了吗? ——关于党内争论的一封公开信(摘录) (1915年)	305
大卫	319—330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 发言(1907年8月21日)	321
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摘录)(1915年)	324
连施	331—335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世界大战(摘录)(1915年)	332

万-科尔.....	337—355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政策和 社会民主党”的报告(摘录)(1904年8月)	340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 报告(1907年8月21日)	347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 结束语(1907年8月22日)	353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叛徒。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前，他主张与拉萨尔派妥协；后来他又成为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狂热拥护者。1881年至1890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1902年起担任帝国议会议员。

1879年，伯恩施坦和赫希柏格、施拉姆在苏黎世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宣传改良主义，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迎头痛击。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从1896年到1898年，他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899年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议会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1917年4月，伯恩施坦从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到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即所谓中派立场，参加考茨基、哈阿兹等中派分子组织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他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变本加厉地宣传修正主义，并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艾伯特和谢德曼组织的反动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参与扼杀德国革命。1919年他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重新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他在1924年发表的自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中叫嚷“不能收回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论点”，决心反革命到底。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产物。在这一阶段，帝国主义各国的资本家从剥削殖民地所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造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阶层，这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这时，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4页注①）伯恩斯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全面修正，从而成了“‘最时髦的’机会主义英雄”（《列宁全集》第37卷第238页）。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更加尖锐了，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对待帝国主义抱什么态度，对待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也就决定了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伯恩斯坦竭力攻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歪曲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决不是偶然的。

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理论。他说《共产党宣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下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对于这个社会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是错误的。他认为《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实现。有产者的数目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中等阶层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伯恩斯坦还用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学说。本来股份公司的形成是为垄断组织开辟道路的，是资本集中史上一个巨大的飞跃。股份公司愈大，大资本的专政也愈强。但是伯恩斯坦却颠倒黑白，举股份公司为倒来证明

资本不是积聚和集中，而是分散了。他硬说股份公司对财产集中的趋势起着“对抗作用”，“它容许已经积聚的资本进行广泛的分裂”，因此，资本巨头的数目并没有象马克思所说的“不断减少”，相反，有产者的人数“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伯恩施坦竭力抹杀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事实，甚至吹捧大资本家通过出售零星股票把少数工人和小生产者的储蓄化为自己的资金是“资本民主化”。伯恩施坦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进行肤浅的概括，认为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完全没有发生，在工业和商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妄图以此证明生产并未集中，垄断没有形成。

尽管伯恩施坦煞费苦心地粉饰小生产，鼓吹小生产的“优越”和“稳定”，但是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也不得不部分地承认垄断日益加强、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事实。然而他又歪曲这些事实，吹嘘信用制度和托拉斯可以减少经济危机的危险，甚至使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吹嘘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攻击恩格斯关于垄断组织包含着更为剧烈的危机萌芽的论断。

伯恩施坦说来说去，观点似乎矛盾，实质却是一样，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伸缩性”，有变化和发展的能力，离崩溃还很远，根本用不着“炸毁”它，用不着进行暴力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伯恩施坦不仅竭力掩饰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深刻矛盾，而且竭力掩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深刻矛盾，歌颂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他千方百计地为帝国主义争夺和侵占殖民地制造理论根据，说什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奴役弱小民族是“自己的历史权利”，“落后的原始文化的代表在较高文化的代表面前退却”是“合理”的，文明民族对所谓非文明民族的“监护”是“必要”的，殖民